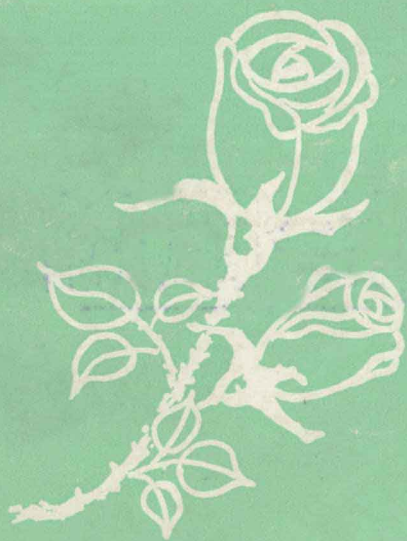


以色列的瑰宝

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
“基布兹”(Kibbutz)
短篇小说选



河南人民出版社

以色列的瑰宝

——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

“基布兹”（*Kibbutz*）

短篇小说选

（以色列）阿墨色·欧兹选

理查德·弗兰茨编

何大明 译

何 平 校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Until Daybreak - Stories from the Kibbutz

All Rights for the Original Works Are Held by Each
Author

Worldwid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Israel.

This Book Acknowledges Generous Assistance from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Israel.

以色列的瑰宝

——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

——“基布兹”短篇小说选

(以色列)阿墨色·欧兹选

理查德·弗兰茨编

何大明 译 何 平 校

责任编辑 刘玉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 开本 印张 10 21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15-02534-9 / I · 314

定价: 5.00 元

致 谢

序言写作参考了朱玲、巫继学等同志的有关文章,特致感谢。本书中《杜宾和他的哥哥》系杨中冰翻译,《直到黎明》系湾娜翻译,《火车上的姑娘》系何平翻译。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京办事处副主任吉拉特先生(Yoel Guilatt),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康露思女士(Ruth Kahanoff)、文化参赞普罗泊先生(Propper Eyal)的大力协助。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院的Mr.Joseph Michman 和 Mrs.Nilli Cohen 为出版中文译本征得了原作著作权所有者的同意,并在版税及中文本出版上提供了资助,在此一并感谢。

以色列的瑰宝

——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共产主义村
“基布兹”(代译者序)

我从没想到过自己能去以色列，做梦也没有。

我做梦，倒梦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一时间似乎很近，砸了吃饭的铁锅，交了铁锁、门鼻，吃食堂、炼钢铁，跨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就到了。谁知越过却仿佛越远，据说要经过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至少要一百年或更长，今生似乎无望了。然而，却在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亲眼目睹了它，至少说是这个大同世界的雏型。

在梦幻的年纪，我也曾梦想过出国，那是到苏联去留学，火车穿过一望无际的红松与白桦林，一群朝气蓬勃的年青人唱着“看那田野，看那森林，听那云雀在歌唱，俄罗斯的美丽风光……”一路歌地来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学成之后，自然要回到北京中关村的科学院效命祖国，冰天雪地的苏联哪里是久恋之家。然而，一阵阵的龙卷风，把这梦吹得云散。

到了八十年代，欧美大陆已有了数万炎黄学子。我们的朋友真的遍天下了，成群结队的干部公费到纽约、伦敦观光，也不是什么太稀罕之事时，还有三个国家是禁区，一个是南朝鲜，一个南非，一个就是以色列。我对以色列的真情，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世上的事真怪，你朝思暮想的事儿，往往倒不能实现；可你从来没想过的事，会突然冒出来。初中时读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所言：“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

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当时不怎么懂，只觉得有些不祥，生活中竟屡屡让我亲身去体验它。所以，不敢再发狂。做梦也属于不安分之列，自然也要尽力铲除，只想苟全于阶级斗争的盛世，少栽些跟头而已。即使到了国泰民安的八十年代前些年，惯性仍在。

但这毕竟是我这一生中所生活过的最好的时光，我竟到了欧洲，徜徉于德国大学那秀丽的校园，又遇上了考察以色列的机会。我一直以为这是做梦，所以也不敢认真。鲁迅先生做梦，舟行山阴道上，两岸美景应接不暇：鸟柏、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舍、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我权且顺水漫游吧，也可能梦醒了，竟在斗室之中，面对着昏暗的油灯，手里捏着一本《初学记》。

我至今仍认为，这一切可能只是一个梦，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它，完成它，留下它。

波恩。绿树婆娑，很少见到人，五颜六色的小楼就隐藏在这绿树丛中。路边花墙之内，就是总理府，还可以参观？！竟没有高大的红墙与世隔开，这是做梦吧，哪里有一点威严堂皇的味儿。

乘车到了以色列大使馆前，一座深色的大厦，外面一圈铁栅栏，门卫极严，站在铁门外受盘查好一阵子，最后才让进院。进大楼又要询问，一点纰漏都出不得，这倒有点象进一座衙门。

沉重的门打开了，我留心敦实的橡木足有半尺厚，和故宫的大门差不多，只不过没那么高大。墙也厚实得很，好象没有一米也差不多。里面倒是灯光灿烂，人员来来往往，并无阴森

可怕之感。领事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回归祖国的西班牙犹太人，极热情忠厚，若非本性如此，肯定是大奸大滑伪装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过，当时印象极好。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身处发达世界，格外敏感。在国内挨整受气，是窝里斗，只要不外扬，就不丢人。但在国外，有点象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的感受，一点一滴都和国家民族联系到了一起。如果感到对方有一点优越之感，有一星藐视不恭的意思，便会勃然变色，拂袖而去。我和你又不一国，不怕你！

领事很诚恳，见面分手都以“shalom”问候。shalom 是希伯来语和平、祝福之意。我立刻联想到文革前的一首新疆歌曲《萨勒姆毛主席》，也是祝福的意思（后来因有误唱“杀”音之忌，避嫌改为祝福毛主席，韵味大减），是否同源的词啊，心里顿感亲切。

领事说，我们和亚非拉的兄弟国家一样，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也是从犁锄起步，土地与水都极为稀缺，几十年奋斗，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 6% 速度递增，现在农产品出口平衡了进口。独特的是，农业上 80% 是公有制，公社占 40%，合作社占 40%。公社是按马克思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合作社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听到此，我们大吃一惊。五十年代，作为学生，这些话是背得溜溜熟的。我们也目睹了中国公社的崛起、兴盛、苟延与消亡。五八年试图按需分配，口号是松开裤腰带，敞开肚皮吃。眼看坐吃山空，彭老总站出来反对了一下，被当头泼了一身污血，打得人仰马翻，竟至囚死狱中。转眼间，人祸导致千百万农民饿毙。于是退回到所谓按劳分配的大锅饭，饭越来

越稀，终于被凤阳农民冒死偷偷在企图越来越大的锅上钻了个小洞，一下子烂了，土崩瓦解。公社的解体，惹得一些感情朴素的掌勺人哭诉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退退到解放前。”但事实是，黑猫白猫毕竟救了中国农民，救了中国。宁愿让大锅饭的掌勺人掉几滴泪，也不能再让农民饿死啊。世上的事，总难得皆大欢喜，总有人不高兴的。

可说到底，缺乏产前产后服务体系的大包干，仍是自给自足的生存经济，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正在探索。而以色列竟冒出来共产主义式的公社，而且成功地存活了八十年了，还有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合作社。这是公有制的胜利啊，去看看值得！

在等签证的功夫，闲聊了一下，说话也随便了：“你们国小名气大，我们在国内看电视，几乎每周都能看到你们国家的镜头。”领事苦笑道：“反面的形象！不过，希望你们亲眼看一下我们的国家，华夏和犹太民族各在东西方，都为人类文明作过杰出的贡献呵！我们不应该隔膜至此的。”

送来另纸签证的工作人员，竟是一位老太太，白发苍苍，足有六十开外了。我们吃了一惊，国外不都有退休制度吗？陪同前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专家考察过以色列，她说：“使馆可能有公社之风气。公社没有退休制，老年人也有实现自我的机会。”

后来，我知道确有这种情况。六七十年代任总理的梅厄夫人，曾是以色列第一任驻苏公使。当时 26 人的驻苏使馆，就是以最典型的以色列方式管理的：象个公社。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领同样数目的零花钱，轮流做一切必须做的家务劳动。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很为莫斯科街头的景象而

吃惊：有些中年妇女双脚只裹着破布，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冷中挖沟扫街，而有的妇女身穿皮裘，脚踏高跟鞋，跨进豪华闪亮的汽车。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还不知道专为权贵们开设的“小白桦商店”吧。

领事送我们出去时，我们笑着说：“这儿象座城堡，森严壁垒啊。”他又苦笑着说：“我们不得不。”原来有些阿拉伯人和德国极左派红军联合起来，经常搞恐怖活动。慕尼黑奥运会时，以色列体育代表团的十一名选手就死于非命。

匆匆离开使馆，小跑步似地远离了几百米后，才稳下脚步（这也不全是多虑，几年后以驻阿根廷使馆被炸，死伤二百余人）。回看城堡似的使馆上飘着以色列国旗，雪白的底上两道蓝线，中间是一颗蓝色六角星，古时犹太大卫王之星。希特勒排犹时，勒令德国犹太人身上必须缀一颗黄六角星，见到此标记，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欺凌。如今它庄严地缀在国旗上；飘扬在德国上空。流亡了两千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祖国。

在法兰克福机场，以色列航班的候机厅气氛格外肃杀。荷枪实弹的西德警察警惕地盯着每位乘客。行李检查格外严格，要开箱，一件一件地检看，厚厚的字典要翻看一下，防止夹带武器；计算器也要按一按算道题。每个人都上上下下搜身，过日本鬼子守的城门一样；连坐轮椅的老太太，也要抱起来，摸一摸屁股下有什么异物没有。大家都不甚乐意，但也没办法，这是为你好。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是恐怖分子劫持的重点对象。有一次劫到了非洲阿明皇帝陛下的乌干达，以色列突击队飞越数千公里去救援，血溅恩德培机场，震惊世界。部队作家刘亚洲的《突击，突击，再突击》纪实文学中有过绘声绘色

的描写。

临登机前还有一关。大巴把乘客拉到飞机前，我们发现已托运过的行李摆了一地。要各位去挑认，然后再由行李员装上飞机。防止有人在行李中藏有炸弹，托运行李后，自己又不登机。炸过一次，把四个乘客连座椅一下子崩出去，本来是可上九天揽月的，却入五洋喂鳖了。洛克比空难则是全机报销了。

安全着陆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鼓掌，欢庆又一次回到人间。但即使如此，也不算完全脱离险境。七一年极左派日本赤军在机场端起机枪漫扫，死伤旅客数十，主要是来朝拜圣地的波多黎各香客，这算升天呢，还是下地狱？

尽管风险如此，在世界动乱之乡闯这一趟，事后仍觉得值！

且不说举世闻名的犹太神殿遗址哭墙，耶稣诞生的马槽和死难的故地，金壁辉煌的岩石大殿和奥马尔清真寺，也不说茫茫死海上泳人不沉，特拉维夫的高楼如林，单是公社就有无穷的奥秘值得认真发掘。

公社是我选的译名。在以色列，它叫基布兹(Kibbutz)，希伯来语中意为群体。过去一般译为集体农庄、集体定居点。我觉得不甚贴切。集体农庄，中国没有，苏联有，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需分配，只不过靠强力在维持。强制集体化造成1929年大饥荒900万人的死亡，只此一点便遮盖了后日的一切，还不用说几十年来一直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癌症，大厦倾颓，农业这根泥足先垮。基布兹更象巴黎公社和我国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人们憧憬的大同社会，加上公社在中国家喻户晓，所以我就以公社的意译代替基布兹的音译了。（好多

青年朋友对之大不以为然，纷纷摇头说，译成什么名字也比它强，用了它，你译的书会卖不动的。我惊愕，难道中国的公社竟声名狼藉到如此地步，以致连累外国的基布兹也受冷落么！法国大革命时的罗兰夫人上断头台前，叹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尽管如此，自由还是人类最美好的字眼之一。我想，大同社会的公社也应如此罢。）

我们在一个公社住过几天。到了公社，就象到了家。金钱在这里失去效用。所有的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社员所公有。大家在一起劳动，衣、食、住、行、学习、娱乐，都由公社免费提供。

这个公社临近黎巴嫩边境，一个公社就是一个移民村。全国共 274 个公社，大多在自然条件恶劣之处。而沿海平原的好地，一般建的是个体农民的村庄。以色列不大，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五六百万，相当于我国的一个中等专区，可是气候变化很大。死海终年三十度高温，十二月还能在海上飘浮；南部内格夫沙漠干旱无雨；北部可望见赫尔蒙山头白雪皑皑，山下胡拉沼泽地蚊虫滋生。公社多在贫瘠的地方屯垦成边。

第一个公社于 1910 年由东欧回归中东的犹太移民青年创办。土地是由犹太民族基金组织从阿拉伯地主手中买来的。这些移民深受 1905 年俄国革命、德国土地改革和丹麦合作社思想的影响，是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精英，他们都来自城市，从未干过体力活，更不用说种地了。

他们认为，犹太人不仅应回到祖国，还应改变两千年流亡时侨居城市的畸型生活，要回到大地，亲手开垦荒地、播种、收获，用汗水洗去鄙视劳动的观念，在大地上扎下根来，民族才

会有复兴的希望。

面对着充满敌意的环境，及荒芜了千百年的土地，自己又缺乏资金、农业技术和体力劳动的经验，这迫使他们组织起来过高度集体化的生活。共同的信念，使他们给自己立下了集体生活的规矩：土地国有；亲自劳动，不得雇工剥削；互相合作，坚持平等和社会主义。

开拓者在公社实行共产主义制度，除了性，一切都是公共的，从鞋子袜子，到牙膏口杯。衣服不够，大家出门时轮流穿。他们吃的是发酸的粗粮，住的是帐篷。姑娘们的衣服，就是用一块阿拉伯人织的粗布，在上面剪三个洞：一个钻头，两个钻手臂，套上之后，腰间再系一根绳子就行了。每天在荒山上、鸡舍牛棚里劳作，晚上累得连手指都动不了。经常生病，不是疟疾、痢疾就是沙蚊热。从头学习干农活，排干沼泽，治理沙漠，硬是从荒芜贫瘠的大地上，开辟出一块块新绿。到二次大战前，公社达 48 个。1948 年立国时，达到 150 个，农村居民有一半生活在公社。

建国后，公社的发展速度减慢，主要是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六百万，占全世界犹太人的三分之一，欧洲犹太青年知识分子的来源枯竭。新迁移来的犹太难民多从东方传统社会来，缺乏理想主义的背景，过不惯集体生活，更愿意到合作社去落户；另一方面，许多开拓任务已不再由公社承担，而成为国家的事情，公社进入巩固提高阶段。到八十年代末，全国公社有 274 个，平均每个公社 450 人，土地 500 公顷；大的公社达两千，新建的仅 60 人。全国公社社员 12.6 万人，占全国人口约 3%。由于参加公社是绝对自愿的，社员感到自己不宜于在集体社会生活的话，有权随时离开。所以，曾是社员的人，

远比现有的社员多得多。

各公社的政治倾向不同，支持不同的政党，大致分三大派，各有自己的全国运动组织。各运动组织负责向公社征收一定数额的税，大约 5% 左右，用于创办新公社，扶持差社。公社办垮了，社员只能拿走自己的私人用品，所有的生产资料、服务设施、房屋、活动资金等财产保持不动，由该全国运动组织招募新社员来经营。公社之间不搞平调。

公社村落很好辨认，参观了几个之后，连我们也能一眼认出。若是合作社的村庄，农舍与鸡舍、仓库、菜地都紧紧连在一起，这是为了干活方便。而在公社村，生活区与生产区是分开的。生产区临近公路的支线，而生活区在上风处，一般不通行汽车。生活区的中心，都有食堂和俱乐部两大建筑，旁边是一大片草坪和花坛。四周是一排排的住宅。住宅分两片，低矮的房屋是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宿舍和教室等；另一片则是社员的住房。

孩子出生下来，便进入育婴室。他们不是社员的私有财产，而是公社的儿女。有专人照顾教养，从小就过集体生活，不与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在下工后可探视，也可把孩子接回家度假，但睡觉时还要送回去。最近，有些公社也允许儿女与父母住在一起了。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孩子们还是过着集体生活。14 岁以后便住进少年宿舍，两个人一间。

社员的住房一排排的，前面是花园，后面是草坪。有些公社人多，也盖有楼房。每户社员的住房面积约 50 平方米，比一般农民住宅小一倍。原因在于：一、大家都在食堂就餐，家中厨房很小，只有放茶点饮料等的冰箱和烧咖啡、茶的电炉；二、孩子不在家住，住集体宿舍，一旦结婚，便可分到自己的住

宅，所以每户仅两口而已；三、公社有洗衣房，集中洗衣，家中不设洗衣间；四、家中没有私人车库。

到了吃饭时间，信步走进餐厅就是了。全体社员都在集体食堂就餐。这儿是公共聚集之处，干各种工作的社员就在这里交流信息。过去公共的大彩电就摆在这儿，现在各家都有了彩电、冰箱、电话等，也是免费供应。但有的公社在食堂还设着闭路电视屏幕，起告示栏的作用，旁边各种通知和海报贴得琳琅满目。每周的全体社员大会，也在这里举行。

就象吃自助餐一样，每个人取一个大托盘以及刀叉杯盘等，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舀饭菜，主副食一二十种，荤的素的，酸甜苦辣香五味俱全。如果还嫌不够劲儿，还可以当场加工。我们看到有几个老太太和小学生围着电炉上的大平锅，在上面各煎自己的鸡蛋，还有的在炒别的什么菜肴。热饮料和水果，也是随便取用。

几十张餐桌，随你挑着坐。我们发现，人们并非仅是举家坐在一起的。小学生招呼着自己的伙伴，聚群边吃边说笑，几位老年人坐在一堆儿边吃边聊天，一伙年青人则边吃边争论着什么，也有的边吃边在看报。这里没有小娃娃，他们在幼儿园、托儿所吃小灶。

吃完，各自把餐具送到传送带上去清洗。有专人操纵着大型洗碗机。这头放上去，那头取下来就是干净的了。也不交饭票，真是抹抹嘴就可以走了。也没见谁放开肚皮猛吃，主要是要减肥。吃的开销并不大，人们也没把吃当成回事儿给予特别的关注，起码没有我们以食为天的郑重劲儿。食堂的厨师受过专门培训，工作较为固定。帮厨的辅助工，当年在我们公社食堂里，往往被农民视为多吃多占的特权阶层，以致民

愤极大；在这儿却无人乐意干。凡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工作，就由全体社员轮流值班来承担，谁也不能逃脱。

饭毕，有的去休息，有的老年人闲不住，径去车间、鸡场、暖房。我们跟着几位老人到工艺厂，这儿活不重，就是用彩色小石子拼镶各种图案。公社没有退休制度，老弱病残都安排有适当的活儿干，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无用。老年人聚在一起，边干边聊天。“有定额吗？”“没有。我们想干多少就干多少，不干也行。”可是公社的老人越老越不安生。老太太穿得比年青人还鲜艳，远看就象一盆花。老头子六七十岁还敢开机床，工具箱上贴得五彩缤纷，有美人还有朱可夫元帅的戎装象。我问：“眼神儿还行么，开机床？”他们自豪地说：“闭一只眼，也比小伙子利索。”他们是公社的创业者，天下就是他们打的，爱干体力活爱管事。我们发现生产第一线老人特多，大概和我们这儿一样，越临近退休越想上班。问年轻人呢？“他们在办公室，操作电脑，搞高科技呢。”

在公社，老人和小孩子一样，是最幸福的。不愁吃穿，生老病死，全由公社负担。也不寂寞，村俱乐部每周都为兴趣不同的老人组织文学、绘画、体操、外语等多种课程，由公社按授课课时数付款请教师。这种大家庭式的生活，没有资本主义人际关系冷漠无情的阴影，也是一些青年人选择公社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有的社员的父母原在城市，退了休，也搬到公社来住，这类事不少，公社照样接纳，让他们安度晚年。

小孩子是公社的希望。本来儿童在西方就受重视，在公社更是备受优待，真是当成花朵了。公社的孩子也特别多，鲜花满园，大概是父母生儿女时不必考虑经济压力与教养困难之故。全国公社的年龄构成中，14岁以下的人口占30%。社

员子女的全部抚养、教育费用都由公社支付。

孩子们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家庭观念较弱。他们有自己的小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处理自己的事务，对许多问题自行决策，培养自己的合作与集体主义精神。

公社一般自有小学，中学是邻近的几个公社联办，有黄色的校车接送。高中设在地区，便住校了。十八岁时，和全国的青年一样，都要去服兵役。男的三年，女的两年（以色列的小青年几乎全是戎装，飒爽英姿，假日回家也背着枪，守在路边拦车，如我国文革时下乡知青然。他们用手指着地面，表示我去的地方不远，就在本地区。各家都有孩子在部队，所以车上若有空位又顺路，总停下来捎带他们）。

服完兵役，或继续升学，或回公社劳动。能有本事上大学，公社仍供养。有的公社生活不如合作社，主要原因就在于教育经费支付得太多。

“如果青年人受了教育，想到世界上去闯荡，放行吗？”

“当然放行。谁想离开公社，随时都可以走开。老社员退社时，不仅可带走包括家俱在内的个人财物，还能领到一笔退社金，按每一年工龄支付一个社员家庭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用。青年人走了就走了，不交什么培养费。他们走到天边，也是公社的孩子啊。如果在公社工作过一段，还会付给他一笔工资，好让他到社会上开始新的生活。”

“都走了，怎么办？”

“哪能？！公社的后代成年后，有四成留下来，六成出走。另外，来入社的人多了，有的远从国外来，有的是想体验一下生活，干几年离开时都是泪涟涟的。入社可不象退社那么容易，要经过一年的考验，全体社员大会通过，才能成为正式社

员。候补期内，享受除表决权外的一切社员权利。”

重视教育是犹太民族的传统，公社也把它视为无形的财富，头等要事。除了青少年的教育外，成人教育也很强调。由于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复杂化，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公社有目的地选派社员到高等院校深造，社员中一直有 10% 的人在大学学习。全国公社运动和合作社运动联办有培训学院，设有长期和短期班，对计划、管理、柑桔、园艺、农作物、灌溉、机械修造等方面进行培训。有时甚至送出国专项进修，或把外国专家请进来授课。所以，社员的素质很高，目前以色列派出的专家不少就是公社社员。

文化生活自然十分丰富。公社现在都建有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游泳池等（我们参观的几个公社的这类设施，可与我国重点大学的同类设施相媲美），社员每年享受到的音乐会、戏剧、电影的次数，比城市的高级技工还要多，每人每年在休养地度假一次；每年还有一定的出国旅游名额，社员轮流享用这一机会。医疗保健免费，自不待言。

虽然社员不领工资，食、宿、行（公社有公用小汽车，每人每年有一定的免费旅程，超过的里程个人付费）、服务设施（各家电话每年有 700 个免费时间单位，超出额自费）等均无偿供应，但日常用品（包括穿戴）却要个人购买，因为各人的消费爱好不同。于是每三个月发一次零用钱，社员人均一份，儿童按年龄组发放，父母代领。国内休假和国外旅游期间，另有补贴。

各公社经济状况不一，零用钱数额也各异。但公社运动规定有上下限，以使所有的公社社员的生活水平大致相同。我们参观的公社每人每月平均二百美元，用于支付衣着